



厄瓜多尔： 香蕉共和国的迷失

【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著
尹承东 郭旭◎译 王玉林◎校

当代世界出版社

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

【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 著

尹承东 郭旭 译 王玉林 校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 / (厄瓜) 德尔加多著；尹承东、郭旭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 6

ISBN 978 - 7 - 5090 - 0929 - 1

I. ①厄… II. ①德… ②尹… III. ①经济概况—厄瓜多尔
IV. ①F17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5608 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01 - 2012 - 8394

书 名：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090 - 0929 - 1

定 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献给安娜、索菲娅、尼尼克和小米格尔，
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写出此书。

作者为中文版所作的序言

正如阿蒂利略在为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所热情指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是厄瓜多尔，但它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拉丁美洲。在我的国家上演的闹剧，我的国家所遭受的掠夺，跟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实际上我们美洲每一个国家的都十分相似。因此，我认为，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来说，尤其是青年人，这是一部重要著作。事实上，学经济的大学生和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正义、主权和尊严感兴趣的人，更应该读这本书。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传递对我的“伟大祖国”的激情以及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漫长和悲伤的新自由主义之夜的事情的愤慨，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不准忘记”是我们在厄瓜多尔正在进行的公民革命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社会遗忘症是重犯过去错误的最佳方式。上面的这句话，除了重要之外，对阻止最反对进步的势力企图重新统治我们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厄瓜多尔 2010

年9月30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起因是为了破坏公民革命政府的稳定，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谋杀厄瓜多尔人的总统。21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政变——委内瑞拉2002年（而当今呢？）、玻利维亚2008年、洪都拉斯2009年以及厄瓜多尔2010年——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进行深刻变革的政府和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员国政府。

我们各国人民正在站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这些国家表面上看曾是国家，但仅代表一个特权集团，如今它们终于正在变成完整的国家，真正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关心绝大多数人的国家。那个共和国已经成为所有男男女女的共和国。决不能允许原来的那些人重新把我们这些国家变成非共和国。正像在第一版中所说的那样，但愿这本书能为永远不再回到过去尽绵薄之力。

显而易见，如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对写就的东西重新进行审视，有些问题说起来会更容易。为此，本版对本书的风格略作了改变，对某些章节的结构作了调整。也对统计数字和资料的准确性进行了审核，并加入了一些新的段落和概念，比如第十一章中的“美元作为讹诈的工具”和第十二章中的“净规避污染观”。此外，正常的做法是在每个章节中对缩写语和概念进行解释。尽管如此，本版在书尾还是加上了缩写

语和其他术语表。

我十分期待着其他大陆读者的评价，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历史遭遇也不同。特别感谢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当代世界出版社有兴趣将此书译成中文并为此所作的努力。我谨向处于不同境况的年轻人捧上拙作，希望我们的奋斗不仅是为了把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留给后代，而是给予他们建设这个世界的工具。

不准忘记，而是……直至永远胜利！

2014年3月于基多

作者本版序言

所有版本都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特别是第一版尤为如此。这次的修订增补版，下大工夫对语言进行了审校，删除了累赘和蹩脚的语句以及笔误，有些笔误是现代化机器错误运行造成的，就是说，是电脑对文字的自动修改所致。同样，本版也努力使行文更为流畅，各章节的连接更为严谨自然，因此读起来更加轻松顺畅，效果也更佳。显而易见，当对写就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摆脱开原来的框框再重新审视的时候，可以说事情处理起来就更容易得多了。

本版对统计资料和数字也进行了全面核查，验证了它们的精确性，还加入了一些新的部分和概念，比如第十一章中的“美元作为讹诈的工具”和第十二章中的“净规避污染观”。尽管正常的做法是缩写词和概念性的东西都在相关的章节中讲清楚，但为了方便读者，还是在本书的最后加上了缩写词汇和术语词表。同样，本版还请到阿根廷社会学家和

政治学家阿蒂利略·博龙慷慨赐序。

正如阿蒂利略热情指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是厄瓜多尔，但它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拉丁美洲。在我的国家上演的闹剧，我的国家所遭受的掠夺，跟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实际上我们美洲每一个国家的都十分相似。因此，我认为，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来说，尤其是青年人，这是一部重要著作。事实上，学经济的大学生和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正义、主权和尊严感兴趣的人，更应该读这本书。正如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传递对我的“伟大祖国”的激情以及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漫长和悲伤的新自由主义之夜的事情的愤慨，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不准忘记”是我们在厄瓜多尔正在进行的公民革命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社会遗忘症是重犯过去错误的最佳方式。上面的这句话，除了重要之外，对阻止最反对进步的势力企图重新统治我们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厄瓜多尔 2010 年 9 月 30 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起因是为了破坏公民革命政府的稳定，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谋杀厄瓜多尔人的总统。21 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政变——委内瑞拉 2002 年、玻利维亚 2008 年、洪都拉斯 2009 年以及厄瓜多尔 2010 年——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进行深刻变革的政府和我们美

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员国政府。

我们的人民正在站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这些国家表面上看曾是国家，但仅代表一个特权集团，如今它们终于正在变成完整的国家，真正的民族国家，关心绝大多数人的国家。那个共和国已经成为所有男男女女的共和国。我们不允许原来的那些人重新把我们这些国家变成非共和国。正像我们在第一版中所说的那样，但愿这本书能为永远不再回到过去做出贡献。

不准忘记，而是……直至永远胜利！

序言 1

我们荣幸地为之写序的这本书，是我们美洲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作品，它从分析厄瓜多尔这样一个案例着手，对拉丁美洲经济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用极为精准而详尽的方式概括了拉丁美洲近 30 年沧桑巨变的特点。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而这本书还有其他的附加值，由于对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是发生在厄瓜多尔的事情的审视，让它的作者恰当地涉足了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并细致和无可辩驳地戳穿了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思想的某些核心观念的神话。

拉斐尔·科雷亚的这本书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我们这些国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历史，无情地驳斥了常识，不管它叫做“唯一思想”、“华盛顿共识”还是新古典主义派。鉴于这两条理由，这本书注定要在拉丁美洲批判思想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当本书同时还具有经济学家们写作时非同寻常的特

点时，这些功绩还会增加。那就是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论证的入木三分同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解释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经济政策的才能结合在了一起。他的语言没有在经济学界盛行的那种矫揉造作和伪博学。那种伪博学非常喜欢滥用免费的技术术语和不必要的数学程式，企图以此来掩盖许多论据的简单化和主流经济思想的无可救药的保守特点。在他的序言中，作者向我们流露出了他对“那些为自己写作的人”的厌恶。因此，《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不仅是一部思想内容深邃的著作，也是一本写得十分出色的著作，是一部在学术界不多见的书。因此，这本书不仅可以让读者得到享受而且还可以深受启迪，它用事实证明了作者是在为最广大的公众写作，是在为我们这些国家需要进行变革的社会和政治人士写作。

在整部著作中，拉斐尔·科雷亚始终迈着平稳的步子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行进，而许多人在这条小道上失败了。这条小道一方面是它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是它的倾向性。客观性就是书中没有任何企图以偏概全和视而不见的意识形态至上的东西；倾向性就是面对他的国家以及整个拉丁美洲所遭受的掠夺，我们的作者并没有无动于衷。在本书的每一页，他都客观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经济史的事实以及“唯一思

想”的主张和理由。但是，忠实于他自己最深刻的信念和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纳纳·缪达尔的教诲及其对常规经济思想“伪客观性”的批判，拉斐尔·科雷亚面对厄瓜多尔的财富及其未来所遭受的掠夺，面对为此进行辩解的伪科学的谎言以及本国统治阶级和为他们提供便利的代言人——帝国主义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沆瀣一气，他并非是“不偏不倚”的。他的倾向性是如此的严酷无情和毫不妥协，比起他分析的客观性毫不逊色。这是本书非同寻常的成果。

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实质性的，要想在这篇序言中逐一分析那绝对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由于对拉丁美洲经济辩论中的现实问题感兴趣，它也能澄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简短地谈谈其中的某些问题，以强调其重要性。

问题之一是外债的处理。在这件事上，我们的作者任总统的厄瓜多尔政府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创新。他刚就任总统，便要求进行一次国际审计，以确定哪些债务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这一做法值得其他国家效仿。在他的著作中，科雷亚指出了厄瓜多尔所遭受掠夺的程度，因为它的外债在1970年至1981年之间增加了19倍（没错，请看清楚，是19倍）。但是，这种外债引起的疯狂大出血和由此进行的掠夺并非是厄瓜多尔所独有的。如果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证

明，就像我们的作者所做的那样，尽管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所倡导的各种“调整 and 稳定”计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债还是在1980年和1990年之间从2280亿美元增加到了4420亿美元。这些机构一方面负责收债，另一方面还在我们美洲进行史无前例的掠夺，增加它的债务。科雷亚清清楚楚地讲明了债权银行及其当地的同伙在这次大出血中所扮演的角色。厄瓜多尔的情况是，1992年，厄瓜多尔本国政府通过《权利保障协议》无耻地把国家的财富交了出去。根据这个协议，这个南美国家永久放弃了审核外债和颁布法令废除外债的权利，甚至走到了主动提出接受纽约和伦敦的法律适用于厄瓜多尔的极端。

另一个受到我们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在阿根廷最近几个月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央银行的自治。在本书的连续几个章节中，拉斐尔·科雷亚指明了上述原则的荒谬，以及在厄瓜多尔这个具体案例中执行这种理论所造成的危害。自治只有在民主条件下的民众和民族自决的最后受托人——人民才能享有。但是，那种自治事实上却变成了直接依附于金融资本和只为自己谋利。这种所谓的中央银行自治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慎重、现实主义和责任”政策的主

导原则设定的。正是打着所谓的中央银行自治的名义，厄瓜多尔出现了种种欺骗掠夺的勾当，而也正是这些勾当让这个国家经济大出血，给国际金融寡头及其地方代表带来利益。这些勾当在一些国家还在继续，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感觉到吹来的政治改革之风，而这种改革之风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已疾风劲吹了。除了与民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外，中央银行的自治还剥夺了轮流当政的政府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似乎这还不够，中央银行的自治还推动了一些项目，就以厄瓜多尔作为具体案例吧，这些项目造成的荒唐后果就是，一方面厄瓜多尔将自己的 200 多万儿女赶出国外，靠他们挣回的外汇取得资本项目的某种平衡，另一方面“自治”的中央银行在为大量资金外逃提供便利，导致外债急剧增加。

作者在书中详尽阐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元化问题。他及时唤醒了记忆，尽管许多人更愿意把它给忘掉，那就是众多的美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数年间所宣扬的美元化的好处。以厄瓜多尔为例，美元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就是多明戈·费利佩·卡瓦略。此人在阿根廷任公职期间，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痛苦和破坏。他在担任让阿根廷大出血的独裁政权的中央银行行长时，决定将私人债务“国有化”，把 300 亿左

右美元的沉重负担卸给了公众，而他在担任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的经济部长时，他确立了一种“伪装”的美元化（可兑换计划，幻想比索和美元的比价为“一比一”）。到了他邪恶从政的最后阶段，亦即在联盟政府期间，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政策，结果最终导致了可兑换计划的彻底崩溃、用“冻结银行存款”的办法大规模没收财产和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造成了30多人死亡并将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赶下了台。在他的书中，我们的作者证明了那项剥夺了政府把货币政策作为重要工具的政策是荒谬的，因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控制汇率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以及应对经济意外衰退的政策。例如，他把美元化给阿根廷这样的经济体所造成的特别不利的形势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进行了比较，因为阿根廷既不像厄瓜多尔那样拥有大量的石油盈余，也不像巴拿马那样拥有从运河获得的资金。最后，这一章引用了基督教领导人、加拿大魁北克社会信用运动创始人路易·埃文的名言作为结束语。后者1939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把一国的货币控制权给我，我就嘲笑那个制定该国法律的人。”也许，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读过埃文的文章，便不折不扣地推行了他的理论。这说明他们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本书最出色的章节之一是考查“自由贸易的欺骗性”。自由贸易的神话给欠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欺骗性一直被宗主国资本主义国家用来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际金融机构以其委托人的名义施压的种种压力和设置的种种条件。这种谎言首先被发达资本主义自己的经济史所戳穿。发达资本主义只是在自身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让它们变得比别人更具竞争力的时候才开始实施这一政策的。当然，它们一直拥有很多外汇储备。就像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回忆的那样，国际劳动分工的现实理论基础和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一些国家实行专业分工，目的是为了赢，而另一些国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专业分工，目的是为了输。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像大卫·李嘉图那样精心炮制的比较优势。真实的情况是，贸易保护主义始于18世纪初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是1721年由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提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开山鼻祖、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著文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论证，使其扩大了影响，而在尤利西斯·格兰特的表态支持下，它于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确立。格兰特是1868年至1876年的美国总统，应该记得，他的肖像印在50美元面值的美国纸币上，但是美国公众不知道，